

特權享受在台灣之一 坐火車



一般人喜歡“有錢”，一旦有了錢，便想有“權”。一般人也喜歡“特別”，喜歡“出色”，喜歡鶴立雞群，與眾不同，喜歡與人相比，喜歡別人享受不到的東西，好像特別甜棗，特別滿足。

人人皆應有之權叫“人權”，人家享受不到，只有幾個人享受得到的權力叫“特權”。特權有時可以用錢買到；有時可以當官去得到；有時甚至可以靠拉關係去混到。為什麼一般人喜歡建立影響力，喜歡出名，喜歡“大尾”，也是這個緣故。

談到勢力，大財主大人物談的是“做生意講人面交情，作大官講背景與人際關係”；小商人小人物談的是“買不到車票，區公所辦事辦得不通，兒女進不了好幼稚園，看溜冰團表演買不到前排坐位”。一般人如果自己享受到特權，便

沾沾自喜，神裡神氣，看別人享受特權便且羨且嫉，酸葡萄一番。等到有一天那種特權交給你時，卻是驚喜交加，甜在心头，半推半就，很少人能拒絕。特權享受能在台灣普遍流行，其中不無緣故。一種風氣能流行，總是有人贊成，說不是你找也是其中之一。因此要批評別人，必須特別小心，否則很容易弄到自己身上，打自己的嘴吧！

過江龍貌不驚人，家族弱不禁風，後台靠山四肢無力，在台灣是標準的小人物一個。說錢沒錢，說才無才，說名聲沒名聲，這種人物在台灣社會裡過生活總是比別人吃力，也起：比別人不方便。

回到了台灣最大享受之一便是與久別的父母兄弟朋友們在一起談天相聚。但是每逢假期車站到處是人山人海，走路相碰撞，有時擠得透氣不透風

，像我這種一口氣生了三個小孩的人來講，出外遠行不但有文老子幼之感覺，有時候是一種很重的包袱。記得出國以前（從未坐過快車）單身一個，出外都是坐普通慢車，有時整天混在車廂內與各路英雄好漢捉摸一陣子也能自得其樂。如今孩子多而幼，出門一定要坐著光子，至少也要觀老子，否則老照顧兒子的哭吵便是頭大萬分。但是這種特級車子並非小人物消受得了的。這種快車是用來運輸有“急務”在身的官員和公司老闆用的。像我這種小人物坐這種車就像“土包子下江南”或“乞丐假富戶”一樣地，不但浪費國庫而且破壞車中高級氣氛，很不相配。

這種車票據說南下的每班次只限老百姓六張，而且兩天提前預售，其他的位子全部包給台北市的高級官員、肥頭富仲和名星酒家女。為了南下，我決定在乘車兩天前去搶他幾張票。當天很早便坐巴士，並買好車費一疊急趕到車站。想不到已遲來了一步，早有一條小龍排了出來。但是既然來了，我想火車班次那么多，總還有莫機會。便取之地參加隊伍，

就像當年小學排隊一樣，別有一番樂趣。

看：旁邊的人穿著舉動比我更土更是小人物一大堆。單純的腦裡只想買到車票。有的人拖着木履，好像剛起來。漸漸地隊伍向前移動，車票也漸漸被買光了。有的人已買不到票。我看到前面有一位鄉下富家打扮的人買不到票，口中吐出一口橫槓說“買無票，輸他娘咕嚕”。有一位比較“古意”的年青人手牽着一位小女兒說“去坐公路局的，走！”順便作個無可奈何狀，好像自認倒霉，怪自己天生奴隸命沒福氣似地。

搞了半天終於輪到我，一時想起，這種衙門大概用“國語”才行得通，可能比較吃香。便使出我幾年來少講的瀟風國語說“台南兩張大人，三張小孩，初三的現光乎”，那賣票員看也不看說了一聲“賣光了”，過江龍一向暴跳如雷，一時罵了一聲瀟風國語說“搞什麼東西！繳了稅，坐不到公家的火車”，那人瞠我一眼，他心裡可能想“今天那裡來這麼一位不見世面的小伙子？”

有办法打電話叫工友來拿就好，何必在這裡耀武揚威”。

我看後邊隊還排得很長，一時想到“公德心”便趕快離開現場，到車站附近溜躡一番，打算怎麼辦才能回台南。忽然間一部老字號進了車站，前面几个車廂都沒人，全部總共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坐。我便氣呼呼地回來向那個售票員說“車子空那麼多，怎麼會沒位子？”那人說那些是“公務生”，規矩由給急公好施的“公僕”坐的，他們雖然現在沒坐，總有一天會坐的；寧可空着也不應讓他們不方便。好像說他們為國奔波，理所當然似的。我說“有到瀨瀾，相過做慢啦！”

又有一次我很幸運地為妻子兒子們買了几張最後車廂的票。因為那次我排隊第一。自己很庆幸地向窗外看熟識的田園，激起不少甜蜜的回憶。忽然間來了一位扭屁股的飛快車小姐，後邊跟了一批好像是旅行團的人。那位小姐說“对不起您們重子，您們跟我到第一車廂找位子坐”，原來那些“奸商”旅行社竟把我們的

坐位搶去了。帶頭的响導長得很清秀，笑嘻嘻地好像早已打通關節，遲買票而居上位。我本想“發作”，看他帶着几个日本仔，又看到旁邊在坐諸公個個肥頭大耳面龐筆挺，好像是有頭有臉的人；加上先前我三位小孩子已大叫了一番，幾乎引起“公憤”，同時自己也覺得缺少“家庭計劃”，生了三位小孩，違反了台灣“兩個恰好”的原則，很自愧。只好忍氣吞聲跟在快車小姐的“大屁股”後面，帶着一妻三子三个皮箱擠過了七八个車廂來到第一車廂，她不耐煩地把我們安插几个分散的坐位上，並說那些是“車長保面坐”特地給我們的。

我滿臉通紅地坐在車上，心想在台灣有錢去買票，有時間去排隊，並不一定是坐到車子。還是要有“人面”與“有权”才比較方便些。一時我領悟到美國大陸的公平而美妙。再看車外肥头与美丽的田園，我早已忘記了憤怒，已被可愛的故鄉陶醉，並連想到未來台灣那种富足的美景。

又有一次我們到後壁鄉下

去玩，因為後壁沒有對子快車站，必須到新營去坐。兩天前我決定帶著孩子到新營去排隊買預售的對子車票。因為孩子還小，而且一定要跟我同去，只好抱著他排車票。從早上開始排長龍，到中午十二點時手又酸，又無聊。再看一些剛賺了几个錢的鄉土旅客有莫不耐煩。終於快排到了，突然有一位小流氓走到我旁邊要託我買兩張。我說我要買好幾張，已超過規定，同時我也討人表掃隊沒“公德心”。但那小子竟不識相，硬要掃隊，我便一手抓住他，把他硬推出去。他本想抗拒一番，我以“過江龍”最兇猛的眼睛瞪他一眼，他看我好像“不軟”，只好悻悻離去。

當我排到只剩一位在我前面時，便有人開始說“票賣光了”，就在那時，我眼睜睜地看一位穿西裝的紳士沒排隊，向裡面的人打一聲招呼說“我剛打過電話”，一下子便拿了一疊車票，笑嘻嘻很神氣地看我一眼便揚長而去。

輪到我時，售票員說“沒票了”，我無名火起，再也忍

不住了。我說“今天我若買不到車票，跟你搞到交通部長那裡去”，那售票員一臉勢力眼像，年紀尚輕，看我口出大言有莫心集。一時搞不清我的來歷。我告訴他“去告訴你的站長，他今天不給我車票，我跟他沒完”，他向站長送一下眼色，終於給我三張車票。後來我回到家，跟朋友和学生談起，他們都說我太“土氣”。因為他們都能買到“特權車票”，只要一通電話便行了。這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不應大驚小怪。

